
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臨川危素編次

墓碣

董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鄞江上秉彝方妙年論議齊疊應機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後三歲而復來秉彝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名復禮姓董氏世為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己至其父淵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曾月卿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徵摘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

詒重之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惟然以忘其憂人以爲難鄞胡氏父子重善秉彝爲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厲激切夜參半隔墻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惟懲不自休困以成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駿爲之後父命也賴胡氏爲買棺乃克以斂秉公爲發衆他朋游及方外交人相與合錢爲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奉化某鄉丙園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爲銘胡氏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騎不出卑摠人知其國爲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敢子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表

其年之嵗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

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而予不得

以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湖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

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城縣菁山

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筮仕爲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

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

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

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稚故執

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

鼓巠作跌無憾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閒出以爲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贒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爲疑竟棄弗録子中退自有司崛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疾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決虞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遯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制肯致仕蓋其先久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讀學士巴西鄧公嘗爲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務樹之同兮或以弗熟昊天之忍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述遺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鼇大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知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獨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

隨所治爲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悦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
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
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奚益
敬之唉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爲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
有古今之異耶既而稍出遊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
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來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
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爲文擊節不已方爲具薦牘而敬之已屬
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爲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
嘗主郡教爲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爲助　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奧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
有子男一人曰倍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一㩶要
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爲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

諸恥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源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矣以區區之言為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為而今已矣貽明在上其藏在此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在婺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齊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已八袠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見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埜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

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
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
而寬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
君孝於女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
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
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
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縣
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二年十一月十日得
壽五十卜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爔次
烱次烜以水西翁命爲檟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處孫男 人
舉 女六人昔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耋老自
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

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

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晧以刻文

方君墓碣

予為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君之死有足悲者乃為之銘曰

方當之興肇自西陵彌　涉　有叔有紘奕精　否紘初南徙子孫蔓延　睦莆田其在於睦有處士　生唐末由睦而越宋興國初教授徙居家于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

曾祖天　祖曰垚卿咸淳之　太學諸生其父曰錙處而不出

義以爲尚嗇已裕物母氏曰張來歸　方生君凡弟而年弗長

澤君之歸玉泉其字能竭其力成父之志惠于族姻友及鄉鄰

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亟　衣不解帶侍醫　瀹心斟形漈

遂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致疾莫能勝喪故患疽背伏毒于內

旅且一紀久以疾　及茲復作　須其外隆然龜穹攢血不潰

創鉅痛深引卧苦　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寃孛牽綴須臾

夙興力疾莖兆卜日穿土爲竁　宿不寐需旦告遷啓塗飾棺

墳池引發跣擭爲前挽以家僮行凭其肩柩至于壙禮從報葬

既贈而行歸視虞祔甫及　朞遂　以暝君妻某氏哀君之死

曰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榱樗未壯而孤悲啼擁慕絶而復蘇

童孫焞燁其泣呱呱恩承殞滅　誠憑血圖堅山石以謹歲月

致　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

度地起墳栖碧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午
距君封樹左二百步曰鳳凰山方氏大墓天道之嘗
孰尸元化質乎否藏俟天之定于孫其昌銘以識之揭諸幽堂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讓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官家族最
蕃衍以所居縣東南為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寶謨閣直
學士大同顯尚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侃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
鑑弗仕祖達子登仕郎父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
君幼穎悟教授君授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為詩
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歿事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文受其
弟巽亨順亨元篤巽亨蚤世鞠其孤如己子有妹適外舅月泉
書院山長胡公　得之子道生胡氏同縣大姓久而家益落君

資給其妹甚至　試其家無俾姑知之及妹卒姑臨其喪覩室中蕭然輒哭謂　知而妹之貧若是而妹亦不以告我豈非恃汝兄　號耶吾復何憾既而胡君與道生相繼歿無嗣君曰立後族人責也吾為子婿亦安忍使其父子之勸吾　卜地以葬或勸以仕君應之曰子殯於空堂　家自太中府君而下尚書父子起世科致顯仕贊延弗絕際今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嗣又咸有官簿為吾宗之榮不已多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其緒業躬耕吠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奚以仕為因自號卧雲道人以見其志至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縣南西部鄉之黃塢妻胡氏子男四人長思齊由鄉試補儒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

容兩縣教諭當還而未調次思義次思忠前三年卒今祔于君墓側次思誠女二人適徐祐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卧雲小藁若干卷藏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内弟陳士元之狀來請銘狀稱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為待人有恩而不苟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能以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雖不有穹官峻爵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有開其先發而不舒有予其後靡亟靡持乃於其間遺榮而居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葆真法師陳君碣

君諱彥倫字鳴皋姓陳氏世為鄱陽望勢父某隱居弗仕君其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宣一之説密贊

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仕　四朝為　國元老其門人高
弟沖粹玄素貞靜真人何公思榮獻肅文貞元範先生薛公羲
並以材猷學術克左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樂從
之游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
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
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世故亦未始憚煩何公
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涖土木剏置祠宇
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者有
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
君師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為逆旅儲　之地庶幾補報
萬一非直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圖永久既而得詹處敬于
有興王業平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督

禍之處敬等亦能與君同其甘苦銖積寸累買田若干畝以益
其食歲饑貧民多賴以活植巨杉數萬株俟他日有所興葺於
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賢以君名聞特授玄和明素葆真法
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錫被
璽書還提點龍興玉隆萬壽宮辭不赴其丈室四旁多古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處敬所作天
隱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脩館空山野水蕭爽靚幽名花珍
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
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秋五十有四君所稟
承自正德弘仁靜一貞人毛公穎達元成文正中和真人夏公
文泳而下凡八繼君若處敬有興景平等七十有五人薛公買
奚著歷嶮巘卜善地於繭谿將以某月某日葬君遺蛻乃為書

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貽玄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
朝廷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
其所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
用其勤遂之園安其適德之宅以逝于冥極

廣莫子周君碣

吳興計籌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
曰廣莫子周君真人倦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
年也君諱德方幼失身干戈中不知父母所在僅僅知爲杭之
海昌人流落野馬氈裘之鄉踰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瓜宜蒲
桃間以進果至京師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
士決意求師之時已五十餘矣玄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譯
語任以庚桑楚之役將使因從師而訪鄉里爲奏請　璽書佳

越之龍瑞宮凡六載而謝事君自恨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
中所居室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旁朝夕敬禮之題其
室曰不自懟齋列號廣莫子坐卧一榻積書數千卷宵貞人故
蔵書閱偶有得則疏以別紙歲久成巨帙義理淹貫心識融會
時出以析疑問有儒先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唯升堂一飯影不
出山餘二十年君於姚先生為後進而先生雅愛重之常兄事
焉每夕必過君茗飲論說至夜分乃罷未嘗輒廢一夕寒甚力
疾手書形雖知去問乎大通八字而以書道其平生大略與先
生別戚側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內若有異
香云先生奉君遺蛻窆于山之麓且謂旦暮從子卜鄰後數月
先生果不起兆域相距十步而近真若相依為命然集賢直學
士揭公勒文于姚先生碑附見周君而弗能詳句曲外史張天

兩序其事俾其弟子淩某立石姚先生碑側爲廣莫子周君碣而屬金華山人黄溍系之以銘使百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斯世有斯人也銘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游初無去而無留伊廣莫之境又孰爲華屋而孰爲山丘也耶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黄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溍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娶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枝

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是爲溍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璣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溍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大舊譜所識闕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

萬頃貽祖紹祖公顯公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潛爲五世祖奎孫伯謹蘭天壽慕韓禾伯昌必大伯信夢符伯恭三畏伯紀桂發維介于唐英綱縯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潛爲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茇次太學生熒朝請公未第時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邈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餘地而有之太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悉復故地還戊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承事郎諱垳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伯諱鑄之子其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類逸其傳而子孫衆多有以彰積善之餘慶是用叙次

世系訖于功緦譜所弗具莫能詳也祖免而下今又六世譜之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孫溍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爲吾祖考黄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于兹十年而溍誤玷科名叨臺官使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承

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年兩膺

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黄氏娶大姓由金華徽處他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

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女弟又從義烏而爲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轉運使薦于朝將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考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有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塤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禋當任子執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廕入官者公僅以進納補承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楠祖諱炘考諱彬淳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爲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

閒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育我先人爲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靡所缺虧生於淳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墓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埜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即我先人諱鏞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絶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即溍次溥次浩爲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龍後更名鼎次淇次滋爲朝請公長男垓之子順後女三適貫師夔劉咸生劉拱辰曾孫男六橋楨梓柩杷楠女二適陳克讓劉道泰玄孫男八琛瓊瑋瑞瑄琛璩珹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瀧岡阡表於卜吉六

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溍衰謝之餘纔雅畏患苟存視息以終天年竊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義不俟駕龍光赫奕有隕自　天褒大頤禁責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庇賴其子孫者也虔奉　命書展告玄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于茲石表嗚呼來者尚有以知其所自而永永不忘哉至正十年八月一日孫男溍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溍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篆於同年三鉅工顧以縻身下列久未克歸入石暨蒙恩外補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礱石以刻而奄罹大故惟先君恭膺崇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尚仍其舊

先夫人之葬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于後人溍憂恚餘生退休田里無錄奔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廢缺愈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募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及書者悉系于石陰初朝請府君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因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作配于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先君年十有二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節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為子儒林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定癸未進士於公為考中大夫直寶謨閣太府少卿曄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為祖公方以考舉及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祿家日益落先君迎致侍養終身歲時為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姓先夫人之曾大父恮廸功郎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必遇迪功郎紹

興府嵊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
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
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祔于先君
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滑自國子博士出爲江浙等處
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秘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
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滑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曾孫女
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滑既得謝而
廷議妙揀文臣付以史事亭招疏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
人之櫝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秘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
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
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檮已卒梓國子學生今用廕赴吏部
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

璋瑞瑄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日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溍是用推述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溍謹記

溍立石未幾而被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比歲累蒙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再加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溍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夫人間者溍以衰朽乞身而退始克親奉

寄劄屢告以禮儀復拜名還之命未違有所登載茲幸得諸歸守先隴乃序次其略刻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男又三琛璿城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溍謹記

外舅王公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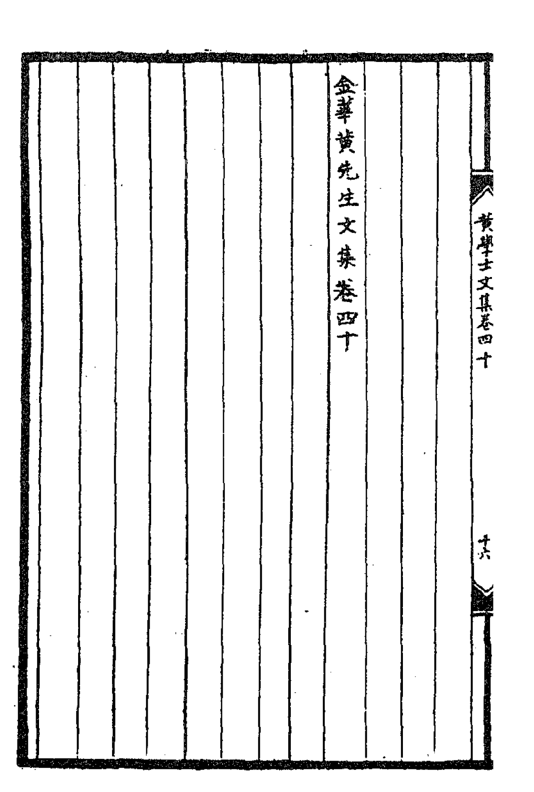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溍誌于幽堂溍方竊食輦下既蒙恩外補乞身而退俄被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則奉襄丈事已久溍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追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沂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于婺之東陽暨四世祖徽成甫仕曾祖諱師伋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斐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

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刚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贈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黄氏我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妹朝散與中奉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妣張氏初贈慶入奉大對臚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進史賀曰當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第回谿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歷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閣荊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本宗氏于今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脩靡

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思而詭然有前輩之典刑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章將潜時令公代作迄今猶存人莫知焉公之筆也隨侍宦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頓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 聖代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處州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閉門授徒生計日衰簞瓢自適安常處順然壽而康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詩文雜纂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謨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大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丞為外家李氏婿武後公某年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即潜妻累封

江夏郡夫人滑之曾祖姑歸于昭慶而公以女歸于滑篤世姻也次適李瀍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潮某州司法參軍反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潤孫男二人垣墳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縣北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畝有畸俾寺僧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錄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義族子或竊其地葬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謚逆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原填遷兩世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序葬仍虛其左以為壽藏旁置室命名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替凡承也公既殁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為甎槨安厝焉始公命滑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

嚬兮毀吾室魂氣超騰兮風露　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
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是以屬於
溍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槩
見於設施溍所書若甚簡畧而皆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諛
言以爲歎也至於系序宦伐姻亞之詳雖細弗遺不暇一一載
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遍而覽者
幸無誚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婿翰林待
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謹紀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十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續藁三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劉耳校正

塔銘

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榮祿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篤麟鐵穆爾言故慶壽住持北溪禪

師除還　先朝時苐極品碑石未建行業弗彰請令翰林直

學士臣潛爲之辭翰林學士臣宗瑞書其文以賜今住持臣僧

顯儀俾刻焉夏四月十四日宣政使臣輦卜班入對　明仁

殿謂篤麟鐵穆爾嘗任翰林學士承旨宜就令篆題其首

上悉可其奏臣潛頓首受　詔謹按顯儀所上行狀禪師諱

智延北溪其别號也族高氏自大父而上占籍冀州世以行義
稱於鄉父某當 國家龍興之初奉 命招撫河朔因定
居于彰德母楊氏感異夢而生禪師幼失母鞠于繼母劉氏始
在襁褓中見經卷輒晝而吚嚘欲語每啼泣得經卷即止非戲
與儕遇必斂容興敬人以為宿習而然及就學讀書善強記而
通其大意稍長懇求出家父母弗能奪遣之師事厥林某公厥
林以其克勤于道每指以語人曰此吾門精進幢也既得度受
具出遊諸方聞汴洛汝漢之間講肆甚盛孝嚴溫公見地昭融
辯說無礙往受業焉由其戶庭而造其閫奧談經感雨花之瑞
老于其學者無不歎服被 旨南遷主長生御講于興化大
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隨類得解人以為一佛出世碩儒魁士
或候預聞退道必為之撤去籓籬而開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

信而贊詠焉尋徙　　之囊山道價愈隆鳳林之殁杭冀北
以中心喪偶閱傳燈錄有所感發乃走京師謁西雲安公于大
慶壽方丈究　外別　之旨一旦豁然頓悟西雲付以衣而爲
說偈曰它時太液池頭月定向松軒照錦衣蓋期望之有素矣
禪師殊不自矜益務韜晦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禪師名俾駙馬太尉瀋王傳令以居彰德
之天寧仍即慶壽開堂演法瀋王欲便于咨叩請以居呼奴之
弘福會西雲示寂　朝廷以慶壽禪宗第一刹非德器之重
道眼之明力量足以荷擔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諭于叢林大知
識僉謂禪師西雲上足當補其處
仁宗方以萬機之暇游心聖教且雅知禪師勑近臣函香有司
具威儀送之入寺賜號佛心普慧大禪師法席肇止學徒咸集

禪師一一辨勘而策勵之退省其私而升堂入室契心印於言下者甚衆王公大臣稱譽之不置　上每幸慶壽數顧而與之語特授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像經卷及它珍玩之物數十事秘府所蓄名畫凡涉於佛氏故事者悉出以示之

英宗皇帝以禪師　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藏將鋟銅爲板以傳後因屑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僞濫復命之删定焉禪師久居大刹年老倦於應接投偈拂衣而退　帝師聞之曰方今扶植教門不過數人安可聽其去矣使追之旣至勉之曰若之去則高矣其如教門何慶壽之大豈不足容一榻　厭於人事少休其閒可也禪師乃還居于西堂頃之竟挐舟歸天界人聞禪師

老而不衰望其復起俄以元統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遺偈而化
春秋七十九夏　十　弟子數百肇嗣其法者二十六人先是
參知政事某人右丞某人來問法歎語終日謂兩人曰老僧非
久于人世者歲暮必永訣矣幸以弘護為念兩人竊異其言及
訃至皆大驚弔哭歎莫不覺其過乎哀其徒用闍維法得舍利
分建塔于天寧及慶壽之祖塋禪師始領寺事律己以嚴而御
衆以寬執事必用能者居歲餘而庫有積錢廩有積粟增置規
運之所繕治殿堂門廡煥然聿新禪師謝事後議者請如它官
寺立司存以專其出入未幾而僧徒所給朝夕弗繼貲戶患其
煩擾亦皆棄去賴　朝廷明于德納而知其非便訖罷去之
衆乃少安壽安山住持宗主大司徒洪公稱禪師物我兩忘而
未始忘愛國之心其護教如大慧杲公其涖事如遠錄公人以

爲知言夫百千度門同爲一事無作而作非涉有爲禪師兼宗
說而俱通達理事之不二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其光膺
帝眷師表人天夫豈偶然哉臣滄遊乎方內于禪師之道未能
有聞眷　詔屬辭姑述其感孫應逢之萬一云爾銘曰
法流東漸空有殊宗孰究其極俾歸于同卓哉上士實探道妙
說而常默寂而常照單提直指洞徹心源實非教外別有所傳
應機而起出逢熙運佛日重輝法雷普震爲利益故示現有爲
五緣畢具四衆咸依世歷　三朝位崇一品遺榮弗居翩其
遠引白駒在場縶之維之法筵龍象非可紲羈七十九年如一
彈指來也雲凝去也風止寂寂巖寒山空道行承之有人戴潙
其聲詞臣作銘刻茲貞石學人是瞻永有矜式
佛真妙辯廣福圓音大禪師大都大慶壽寺住持長老魯

雲興公舍利塔銘

臣溍既承　詔撰述大慶壽寺北溪禪師舍利塔銘繼北溪居慶壽者曰魯雲禪師併以命臣溍臣宗瑞臣篤麟鐵穆爾爲之銘及書篆俾刻之玆碑魯雲于北溪爲法門兄弟今住持臣僧顯儀於魯雲爲法門之猶子臣溍謹奉　詔即顯儀訪得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禪師諱行興號魯雲俗姓李氏世居鄆城父泗贈奉訓大夫濟寧路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鄆城縣男有子二人長曰泰承事郎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次即禪師少穎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千百言僅一二過輒記憶不忘十載遘疾危甚兖州君禱曰若幸而有瘳當遣之出家翌日果無恙即送其鄉之樂閒寺禮寺僧端公祝髮尋受具戒及父母歿皆歸廬墓三年然後去鄉人稱之禪師初遊講肆究唯識圖

覺凡蹴釘若干卷研覈無餘蘊耆年宿學莫不降歎自以為不及最先為龍岡聰公所知延居教庠一日忽自念曰名相之學筌蹄爾未足以起出死生及棄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安公一見若有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它日大弘吾宗者必子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俄以省墳墓辭歸鄆城久之

英宗踐祚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校讎三藏禪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所是正聲譽藉甚

上聞而為之嘉歎不已被

旨主竹林越三年汝州之風虛席不遠二千里遣使齎香幣請禪師主之寺衆追留不得去禪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衆乃唯唯而退遂赴風穴之請道衆大行於汝漢間尋復勇退寓迹於壽安山

文宗時起主趙州之栢林祖塔久不治亟加嚴飾而一新之丹堊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於 朝賜趙州古佛真際光祖國師之號 上嘗咨訪時之高人上士僉以禪師對特降 璽書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為印以賜之其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土田園林庫藏卯肆碾磑之屬悉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豪分饘粥不充衆皆離析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為奏罷所司而以恒產悉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聚鐘魚之聲旦暮弗輟師日率衆焉 國祝釐且大闡宗乘以開導之使如客得歸如醉得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造其室者聞一言如執熱而濯清風病暍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還迷往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西雲之言於斯尤信 上益加禮遇俾 功德使閻閭奉銀章及名香

上特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之始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趙世安至寺建藥師會七晝夜越三日禪
師定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大光明若等知之乎即聲鐘撰中
丞與衆共觀果見光燄陸離上徹霄漢經宿乃散竣事之日禪
師升座敷宣第一義諦聞者咸悅曰入申俄索筆書偈曰縱橫
妙體任縱跣勝會周圓迴出窠斫倒這邊無影樹白雲影裏笑
呵呵投筆而逝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
五十訃聞奉　懿旨賜賻二千五百緡停龕五日祥雲覆頂
圓如車輪緇素莫不膜拜感泣龕出之日鐃鼓幢幡喧城塞道
送者數千闍維三根不壞奉舍利建塔祔于樂閒及房山諸祖
所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游戲藝事詩律則雅而不俗字畫

則道而不媢中書李公孟張公珪翰林李公謙劉公賡趙公孟
頫集賢宋公渤李公衎王公約皆方外交也蓋菩提達磨之傳
至曹溪而支分爲二至臨濟而派別爲五以臨濟子孫相次專
慶壽法席者海雲簡公贖庵其公西雲安公北溪延公暨禪師
五人而狄亨亨公及今顯儀繼之奉
天子命佩以印章而主領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爲其徒者
敬信之上而
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本末始終光明俊偉如此臣
溍是用備著其事播之聲詩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
而來取法焉銘曰
曹溪之傳源遠流分派爲臨濟蕃蕃子孫有大比丘充世其業
上距流濟十有九葉化行京邑名簡

帝衷獨持祖印爲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禪至化大闡
多士甘露法雨如注如傾洪纖高下各遂其生扶植教基有嚴
必舉力摧魔峰爲衆依怙去生即滅斯理之常白雲無迹明月
有光　詔使儒臣勒辭焯實垂休無垠千載一日

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

師諱性澄因其字以爲號曰湛堂家本越之會稽故又以越溪
爲別號父孫君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墜既覺初日正照其
榻師遂以生幼有異質四歲戲拈筆畫佛像授以經文即能成
誦若宿習焉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殊律師明年
祝髮又明年受具戒持法華諸經爲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戒
爲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義歲乙酉
始依佛鑒銛法師爲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講席之盛更往

依馬尋歸特石門時劉公道夫靜公仁叟適相密邇二公皆宗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為多逮石門示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歷居其清班要職天台國清寺寶智者大師行道之所或據而有之且易教為禪師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建置之顛末白於宣政院卒復其舊以秘密教不傳於東土因稟戒法于膽巴上師既入其室而受覺海圓明之號又從哈尊上師傳修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覲於上京賜食葉中復以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降 璽書加護命弘公主之辨正宗緒扶植教基使來者永有依庇師之力也師欲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記其國之嗣王而彼國答以無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陛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興元等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為說法禱禳好事之家多為感

動損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死無以斂則為掩其遺骸仍作
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還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封上其
道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領宣政院事者轉聞於
朝降 璽書加護焉至治辛酉驛召至京師入對
明仁殿被 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歲時
錫予為禮殊厚 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正事
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
旨即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升座說法衆咸
悅服事聞寵賚尤渥仍降 璽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泰定甲子以還住上天竺觀音
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撾鼓告

其衆曰吾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姚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舉即説謁以辨才歸龍井自喻衆固留不可竟拂衣歸南天竺之雲外菴歲餘東還佛果以終老焉師所至學徒坌集諸方宿衲素有時名者爭趨其座下誨迪奬勵未嘗少倦教乘四晝小大諸部講徹則復始雄談傳辨風駛濤湧有疑而未決者析以數語莫不洽然意解晚年篤志淨業晨朝繫念雖病不廢嘗摒絶左右修一心不亂觀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至於統理庶務瑣細靡密未始憚煩規制庳陋則增廣之居處敝壞則繕完之資用儉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涉于有為而忽之也佛果廢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慨念石門付囑之意罄巳橐一新之安陽韓先生為記其事一日衆以月旦問訊如常時師遽迎揖之曰老僧向非退閑十二年幾在半途今日則有明

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大衆照視行李用表無常衆為念
佛師曰止止佛須自念明日却勞送別黎明衆集端坐書偈置
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龕
留七日顏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
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上天竺捐錢祇流香塔院以奉開山臻
法師暨如法師而肖己像於其左至是分爪髮建塔其中及南
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為後人展敬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經集
注心經消灾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
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嗣其法而分住列刹者若干人四
衆預法會者不可勝計前集慶住山弘濟奉狀以銘為請溍幸
嘗獲登師之堂而望其下風聞其餘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銘
也已銘曰

雙林唱滅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柱屹北峰剗源流
瀾衆所縈涇容萬法雲夢胥承以佛海揚宗風殊歸異音旁貫
通會于其極歸于同法雷初震聲隆隆一雲所雨彌太空積之
也厚施也豐退焉不自居其功嚮晦宴息遂長終分燈繼照垂
無窮巍巍窣堵環天龍勒辭貞珉表玄蹤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丈
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衰麻
之衣既爲書編別交游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
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臥入于涅槃龕留七日顏
色不變天方連雨闍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
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爲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

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衆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清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爲永久計而未有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來謁銘按狀師諱祖闇自號悦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弱不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儒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刲股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僊上人尋祝髮受具一日閲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正叟沁公于東林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即拂衣去見靈叟源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遣

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築拳師云得人一
牛還人一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疾謂師曰吾必不起
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度後當依誰倫云柏山介石和尚妙
喜三世孫其住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
樹子話師方議擬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
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
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仍遣馳書于徑山偃谿聞公聞與語而契
歎曰介石雖往賴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巖曰公在圓通請師
分座衆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真孫以禮聘師出
世於西林辦香酬恩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
宴坐一室軍士挾刄以臨之刄及頸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

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刄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它軍士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還開先法會益盛名聞于 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恒産棄薄屋壞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韜廬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奉 詔赴闕入對稱 旨賜 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以榮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行宣政院俾師主之師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居四

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生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
隆祖道為巳任至于崇屋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末
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廓等若干人得度弟子慶哲暨希
清等若干人有語録若干卷行于諸方師自髫年受學于馮先
生去非先生為時宗工師熏炙之久閲出緒餘施於世諦文字
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於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
始予徒玩味師之文而竅慕焉兹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
卓焉過人坐鎮叢林荷擔大事末後一著照映古今竊䂓向之
知師者淺也膺來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惟通慧師一世偉人少遊魯語長探竺墳游戲如幻發為至文
曰是瑣瑣匪道所存朝夕咨詢直指心源刋條落葉洞見本根
乃受智印乃啟度門乃膺

帝眷道譽彌尊蒞注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返其真匆豐
吾終厭有遺言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會寶蓮巍巍真身表
以靈塔勒以貞珉發聲焯賁垂之無垠

下天竺玉岡法師塔銘

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靈山教寺玉岡大和尚
示疾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明年正月三日荼毗得舍
利於遺燼中始和尚無恙時有請預為造塔者以偈謝之曰死
後荼毗一切身盡收白骨煅為塵何須石塔標名字畢竟當初
無此人其人遂不敢復請至是門人四衆失所依怙悲痛號絕
頗存瘞藏之地乃建塔于風篁嶺下白蓮華院之六唯亭奉舍
利藏焉上天竺住山本無鳳侍和尚咨詢法要謂不可無以慰
其人之思爰以狀來徵銘和尚諱蒙潤號玉岡嘉海鹽顧氏父

曰敏隱君子也母强氏祥應法師古源清公之甥女和尚方娠叉始生母感異夢年十四棄家依古源于白蓮嘗禮護伽藍神土偶輒仆若荅拜然左右皆驚古源授以經應口成誦命禮院僧一祥爲師祝髮尋進具從古源受天台家金剛錍十不二門諸書卽能了其大意會古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公以卒其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旣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勤說勤行自集慶維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湛堂澄公來治教席法會號爲極盛和尚陞居第一座凡所闡揚辭暢旨顯老成宿學咸敬服焉出世于海鹽當湖德藏寺長夏講法華經聽者日千餘人屠沽有爲之易業者瑞應之迹不可勝紀遷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歸白蓮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衆日於擘公講堂止觀間語其徒曰吾祖智者所謂風煙山水外

足忘憂妙慧深禅内充愉樂者其在斯乎自是誓不出山行宣政院強起之主下天竺時寺新燬惟普賢殿巋然荆棘瓦礫中因慨然曰吾茲寺成于慈雲一殿尚存則祖師願力有在乃首加葺治次第構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督之勞廢教事晝夜演說無倦色率同志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瑞識者知寺之重興有日矣居三年以涉世將迎乖其素志復歸白蓮老焉臨終之夕呼弟子子實法明箓示止觀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緣殆盡益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泊然而逝和尚神資穎秀出於天賦道力純固觀慧虛融志在利它有叩即應入室稟法者若干人登門請益者不可數計嘗求古源塔銘于慶陽年公問以三觀之義其荅如響公擊節不已以爲聞所未聞每與一時名士折衷儒釋所談理性之異同無不歎其言簡而理

盡和尚徇緣御物一本于誠所至道俗嚮慕或捨所居或剏寺宇以延致之在嘉興則有演壽寺吉祥慧光等院若干所在杭則有壽聖寺瑞光懺院等若干所至于自行之精進修常坐三昧以九十日爲期者七法華光明大悲淨土諸懺法不可期數而潛德密行證悟所及有未易淺窺者盖狀之所述特其應迹而已昔北齊尊者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尊者而天台大師得之推其關而能思思而能修是以極鼓舞于九旬正位階于五品啟諸佛之秘藏創一家之宗途或者不究其源流本末第見初機之人方博綜于言詮未深涉於觀境遂謂此章句之學云爾不有名德屹立其間解行兼全以身任道曷能使人信其說而尊其教乎播爲銘章貽諸承學庶俾知所務矜式不徒以慰其追思也銘曰

無上佛果成之者人惟解與行車之兩輪卓乎先覺真知實踐假方便力肆無礙辯圓音所及莫非度門得意忘象何有於言隨機赴感說而常默冥心絕待照而常寂風行草偃大元其宗緣離化城委順而終勒辭貞珉用表應迹學人所瞻永永是式

徑山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為二而心印獨付于曹溪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為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為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汩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風

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叅藏叟和尚於徑
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
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
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諱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
頷之即延入侍司是時衆滿萬指其有契其機者叟既告寂師
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即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
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閒真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挂
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横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
寥天地閒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
叅雷巖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
同師云合取臭口岩云獨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伯
乎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即送師歸

蒙堂居三歲而岩逝乃遷浙右虎岩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荅未幾瓣香卒歸于藏叟居五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至大　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辯行宣政院尋舉師主中天竺師當久廢之餘為樹門綺而正鄰刹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還靈隱有　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覲于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於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于白于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于朝泰定甲子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歲飢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為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厭礙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磨盤石砍破你腦門鉢盂池漫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藏突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剎亡皆陰為之沒蓋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為朝野所推服存齊命賜入以為榮而師未始自衒意漢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前輩如此師生于宋寶祐乙

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吸之尚未舍試問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定于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如化城幻有積合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越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溍書之竪碑溍恭從章甫逢腋之後未能于宗門中嗅薝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廣備著狀所述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庶俾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闢我人巍巍大慧垂陰四葉
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
被遇　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
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為千光非同非
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贊述虛空非愚則
惑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天童坦禪師塔銘

師諱妙坦族金氏婺之浦江人母張夢蓮花產於庭而生弱不
好弄嶷然伯仲間祖父謂類己令襲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棄
俗依同里慧香濟月師既得度受具闖北山覺叔遂公蜀人通內
外學軌儀峻甚往從之尋又下濤江登天竺山從晦巖照公研
三觀十乘之旨會虛舟禪師以密菴四葉生鎮靈隱遂委身而

事焉一日室中舉古門如何是良遂知處師荅以冬瓜瓠子語舟咄曰如斯見解不離教乘師擬舍荅舟遽拳其面師省遂作禮趨出舟即命侍香至元丙子隱于北山之智者應郡侯聘出世白鶴居再歲數引去舟時涖徑山召分半座力辭更以為掌記已而西遊吳中從覺庵真公於承天暨領無錫之保寧瓣香酬恩歸之于舟宗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遷華藏退處承天久之乃赴靈巖居數月復遯于虎丘祖塔下大德戊戌從

上旨仍主華藏行宣政院以靈隱虛席檄師補其處師謝曰夢堂和尚吾受宿德也位僅躋此吾有它望哉卒不就自是居華藏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屬當歉歲之後師不以儲偫弗充故非來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月五日示寂于丈室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臨終神氣不撓理簿書如平時俄書偈投

筆夷然而逝視去其身猶蘧舍焉龕留七日顏色不爲溽暑變
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中峰之麓中峰密菴所藏也師雅不欲
過爲後計遺命俾祔其次瘞之日雲霧四塞行者莫相覩精旻
晨曦乍漏下燭其隧若隙光然訖事旋復晦冥衆咸異之師初
號竹溪故內翰涿郡盧公數從師游於慧山爲扁其室曰竺西人
因以爲號云師襟度沖豁與物無競其在華藏璧若閒有獲之
者亟避去不少怵華藏僚夫有舁至中道而棄之者其復來也
亦無所芥蔕人莫不歎服焉師提唱簡古善策厲娓娓使四衆
忘倦五會語有錄所度晉霄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住慶元萬
壽子文等若干人雷賓師之族姪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請大北
丘陞山陵公爲之狀以授文嚴潘序而銘之潛師之里中子也
漫迹四方弗克展謁生下而粗聞師之緒論其何能措一辭用

敢悉取徑山之所陳序其首而爲銘以繫之銘曰
教外之傳何同何别我手此拳即廣長舌真機不露大綱已裂
風行草偃非說而說山頹木壞非滅而滅我𢦏中峯下有窟穴
名言罔既尚謹歲月

智者勤禪師塔銘

絶學禪師既示寂于婺之北山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琳始以狀來謁銘琳之言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是無以慰學者之思也溍幸嘗及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爲解謹按狀所述序而銘諸序曰師諱道勤族何氏同郡之浦江人年十五願棄家歸釋氏父母弗能奪俾依天宫善淨師二十適得度受具以未究己事參東叟禪師於杭之淨慈東叟遊而石林禪師繼主法席復叅焉一日入室有契即命侍香由是擢

俾予咨叩益造其閫域衆咸推敬之尋掌藏鑰於湖之鳳山遂出世領同邑之大樓崇照寺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及菴禪師遷道場力舉師補其處又八年迺赴智者延祐丙辰十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若干人以是月二十二日奉舍利建塔于寺西若干步遵其法也師性端慤履行純實不務爲矯厲色柔氣夷而辭寡其接學者唯單提向上事或來求法輙示之以默莫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心之學播於中土宗唱之盛逮近世而極師獨離一切言說相以爲教用合乎達摩氏之道其垂裕無際識有不在文字間者矣師凡三鎮叢林所至興壞起廢爲緇白所信向有金居士者慕而依然嘗囑其家曰吾死亦欲依師其役也因歸骨塔傍仍捐田搆精盧爲永久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本齋王公爲

扁其塔曰同歸云銘曰

皇矣像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來之侁侁機鋒交起

我以其默俾得吾髓山空歲寒遺響寂寥白月在天非指所標

展也德人形容罔既刻辭山石表厥名宇

金華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臨川危素編次

塔銘

龍翔集慶寺笑隱禪師塔銘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訢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上不允遣使持詔加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牧臺臣諭旨俾安居以終老寵錫優渥賚及其徒公不敢違黽勉受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陞堂辭衆退處東庵且援著令循本宗資次擧徑山曇芳忠公以自代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壬子安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瘞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暨郡邑諸司咸設祖奠於道左送者數千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窆於塔院之後明分爪髪建塔杭之鳳凰山下弟子塋諂以師

法駕窮窿住山廷從之狀走金華山中諗于潛曰先師紹隆祖
道師表人天克協
帝心光膺　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忝職太史氏且辱
交于先師銘非子誰宜為敢奉狀以請潛載念師之告寂也不
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識永訣若有所屬於潛者誼不得以衰退
為辭謹按公諱大訢自號笑隱族陳氏唐尚書操之裔世居江
州後徙南昌故今為龍興之南昌人父載母蕭氏公幼開爽授
以書即成誦七歲遊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不
可留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雲
之徒彰上人為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
公留掌內記既而遣詣百丈山叅晦機熙禪師一見深加器重
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洲禪領徒遊山名關

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遍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
覓甚舊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曰且道不
落因果使隨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
擬荅師遽喝之自是平生疑滯渙然氷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
但有纖疑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横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德
流百氏之說師遷杭之淨慈仍擧公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
遂以辦香爲師法嗣居歲餘去游江浙閒復歸淨慈一時大尊
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爲忘年交嘗訪中峰本公於天目公坐語
至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爲動中峰甚敬
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火毁而法席空虛行宣政院倚公起
其癈公既至棟宇一新而規制有加於舊土田爲豪民所據者
悉取而歸之亟相脫歎荅剌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

竺而寺亦以災燬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曆元年有　詔以金
陵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觔求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特
昇三品文階以冠法號明年驛召赴　闕入見　奎章閣
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稱　旨因及公師傳之自於是侍
書學士虞公集承　詔為晦機製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額
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之別院曰廣智亦俾虞公
為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納衣及它貴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
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使傳　旨館公於泰禧宗禋院留居
浹旬勞問狎至再召見逆辭歸餞送之禮彌厚公已南還復遣
使降　璽書加護香幣之頒無虛月
皇上御極待遇益隆用大臣　奏命公與百丈住山東陽煇
公同校正叢林清規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嘗於室中問一僧

百丈野狐作麼生僧方擬進語公便打復問旁僧你道這僧好打麼僧亦擬進語師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又一僧參次公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即不問你道万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東廊頭西廊下公云瞎漢來這裏亂說拈拄杖便打又一僧參次公以手指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腳根下過去了也僧茫然公喝去其機鋒峻峭類如此一住八年不得謝復住九年脫歡公為行臺御史大夫示族前一日往致別焉既又別一二所知款語良久遽唱滅猶力疾趺坐囑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萬佛閣上報　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分居列剎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外集曰蒲室藁公以母年高歸於豹首每自謂有愧於睦州編蒲奉親爰以蒲名室因以名其藁云公貌魁特襟度豁

如其所為文無山林枯寂之態變化開闔奇彩爛然而論議磊落一出於正未嘗有所偏蔽虞公稱其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鈜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異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為知言初魏國趙公孟頫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即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交焉公歸寂之日天大風雨殯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肅然窆之日城東南皆雨而城西獨無沾濕之靈異之迹可徵不誣其遭逢感際始榮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 先朝龍潛下土蠖濩之居化為寶所人天四衆川奔雲聚度門巍巍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寵綏故舊使節旁午函香示信傳宣 天語曰以五山悉統於汝凡茲釋教汝為宗主勅求遺範用繼汝祖恩光衣被榮過衮黼匪公宿德

嘆克荷負典則所存有壁必舉木鐸載揭重規疊矩單提直指
表正端緒豎立法幢作大依怙密禪　上化萬物時雨云胡
不愁訃聞當宁石頭之岡崇崇窣堵吏臣勒銘垂休千古

崑山薦嚴寺竺元禪師塔銘

師諱妙道字竺元台之寧海人俗姓陳父曰某母何氏家故業
儒師生而骨氣凝重神資秀朗幼嗜學不煩師訓尤喜誦佛氏
書既而曰文字之學人皆可為吾當求之於文字之外可也善
風鑒者語其父曰此子不凡真之僧中可作長老人皆呼為長
老兒偶患右目母攜以禱於觀音像前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
窠為偶去之患隨愈父以為於佛有緣年十六俾出家依杭之
六和開化寺正巖法師十八得度尋受具戒於大昭慶寺梵祥
律師服師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三百法乎乃辭去徧參

禪門知識皆不契最後至阿育王山謁橫川珙禪師未幾延歸侍司一日閑室中舉乾矢橛話意未解悱悱不已忽曰何乃自爲疑碍遂入見質所疑川曰汝不會耶展開兩手云那三師豁然大悟即呈偈曰雲門乾矢橛光明照十方觸峯繞發足五日到錢塘川頷之顧謂衆曰再來人也由是名動叢林行輩更相詰難每出其上會中飽參者如竹山圭東石契唯蕃貫皆敬畏之至元己丑用舉者　世於本邑之慈源寺說法嗣橫川居六年法席鼎盛俄謝去訪高沙彌遺跡於湧泉也因留止焉仙居之紫籜山廣度禪寺久廢道俗僉言非師莫能起之郡府以爲然元貞丙申請師主寺事居五年棟宇一新仍墾荒穢之地爲田以足其食學徒至集師於土木場中接引無倦

仁宗朝有以師名上聞者被　旨住黃岩之浮山鴻福禪寺

賜號定慧玄明禪師皇慶癸丑正月乜寺旁民多豪横師至無不輸誠傾嚮衆始獲安其居紫籜淨山皆古剎由師而名愈顯延祐丙辰忽若有不適於意者亟引去部使者俾有司追之還山是夜衆悉夢師再至已而復潛歸紫籜遂住拜横川塔於青王省巖師於六和巖師處之於白賁庵淨慈靈隱兩山爭欲致之俱不就會平江之東禪薦嚴禪寺虛席郡府及諸山同以疏請師補其處居四年而拂衣歸休于白賁六和雖外宗衲子來叅叩無虛日師年逾七十猶厭于煩瀆懷紫籜之幽絕乃曳杖東還送者往往泣別於江滸師責之曰衲僧家當以斯道爲己任視衆教如浮雲奈何戀戀效兒女子耶自此不出山者十有四年門人在方位外者期以師年九十會慶于膝下所師聞之曰我不過明年正月半明年乙酉正月十有二日初無疾苦忽脩

大方諸老及外護書囑以宗門大事且戒其叅學比丘永遵司總曰汝等從朝至暮行住坐卧起心動念皆是自家珍寶若辦真實工夫作得主宰自然與道相應任從生死變遷直是移換汝絲毫不得方名大丈夫不孤負出家學道之志庶無媿於父母師友亦不虛受佛祖慈蔭吾明日行矣汝等宜各努力無負光陰十三日黎明沐浴更衣趺坐略叙平生始末以別衆達聰乞留偈師曰諸方到此作畫伎倆我只如常不得已援筆書偈曰佛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盡寂滅現前投筆而逝春秋八十有九臘五十有二龕留七日闍維目睛齒牙不壞設利七品獎所度弟子可田一玄建塔于浮山田歸源清宇元寂建塔于紫蘋田圓明當寺住持門人惟一收設利與諸不壞者分藏焉師身不滿七尺而資貌魁偉性剛直慎許可安貧樂道不爲緣

飾進退之際處之裕如日用中推以向上事開示舉者世諦語言不以掛口一僧問陸亘大夫見南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未審意作麼生師云如人向十字街頭開箇飯店只是不許人喫一僧問和尚教看柏樹子話並無入路師云河裏失錢河裏漉一僧夜上方丈請益師問汝每日看什麼機緣僧云看狗子無佛性話師云試舉看僧啟口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僧不會歸堂中怨詈不已或者以告師云它向後會去在僧聞之釋然其方便為人多此類台之郡長官某問如何是佛師云牛背上老鴉問如何是法師云蘇雪與冬瓜大契其意即挽師主天寧未行而有浮山之命晚歸紫籜自號東海暮翁浙東大帥某居蕲縣翼萬戶府時兩入山問道聞師開示深用歎服南臺御史

常公某不遠二千里來訪師發藥之留兼旬不忍去其為達官
大人所重又如此紫籜有梁昭明太子廟大德丁未歲大旱官
吏父老請雨不應師欲徙其廟神見夢於縣長吏曰為我一言
明日當雨長吏以白於師雨隨至師之道非獨有以信於人雖
鬼神亦莫之能違也故示滅之後識與不識無不盡哀師有重
拈雪竇紫古一百則頌古五十三則四會說法語錄若干卷識
者評其機用峭拔如鐵橛石片云温之壽昌禪寺住持門人法
源既結集而求太常博士柳公貫序其首以行其世司聰復以
慶元保福禪寺住持門人一如所狀師行業來徵銘溍幸及與
師接而挹其真風顧以游於方內未能受法雨之餘潤懼無以
贊揚萬一而司聰之來重以前育王住山印公諸大尊宿為之
勸請不敢以鄙陋固辭銘曰

禪林之盛宗唱並傳古響復續矯惟横川師之有聞悪聽以耳不勞展手已得吾髓虛而善應宗通說通未後一着乃其柄功佛之壽命非有數量量持以八十示世閒相師多於佛奚啻九年靈根不壞身真儼然門入所記四會有錄我銘其藏用志陵谷

筠襄律師塔銘

師諱太筠號筠岩族趙氏越之會稽人幼不茹葷年二十有六乃辭家入道得度於上虞法果寺中孚禪師尋受具戒動必中度其祖欽律師住台之妙果甚愛重之遣從同郡花經話法師為天台性具之學粗能通其大義話見師戒行精嚴謂曰佛之慧命寄在毗尼汝大父律中宗匠汝能於叔世光紹其宗吾道不在玆乎師承命即日渡江依石峯印律師於杭之靈芝寺不數年悉究其宗旨明慶吉公延致西班之之會虎岩良公嗣主

法席推居第一座演揚融明軌範峻整爲衆所悅服而敬畏然
能以慈悲攝誘與物無忤出世本郡之羅漢院尤傾植仆靡憚
其勤遷主松江之延恩報德寺道譽益盛屢欲謝事而其徒不
忍捨　居二十有六年一旦不疾而逝臨終稱佛名不絕翛然
坐而瞑如入深定焉重紀至元之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也世壽
九十僧臘六十五闍維舌根不壞函靈骨歸上虞建塔于法界
師長眉深目廣顙豐頤三衣惟布日但一食人施以錢有來索
者予之無勤以故素無留貲在明慶時寺毀以災書殿而師所
居蒙堂獨存明日有一卒來前言昨日救火傷吾足言訖忽不
見而几上韋陀天神像足缺一指聞者莫不大驚師三閱大藏
行中書左丞容齋李公以師事之一日延師誦經神僧爲降異
光滿室衆所共覩李公語人曰師必佛菩薩地位中人也歲大

侵浙河東西殍死者縱橫溝壑聞師出衣盂之貲建無遮大會三晝夜說者不募而集瑞應之迹尤靈而師未嘗言之蓋自雙林唱滅世遠教分派師異旨莫適相通師雖受持律部而兼修念佛三昧於古人作懷淨土詩數十篇昔大智和尚嘗曰吾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平生所得惟二法門大智之後善繼善述惟師有焉師所度弟子一清分住越之東山禪寺孫若干人其上首明慶住持讓律宗主志果狀師行業請為之銘用刊于茲碑

銘曰

佛久滅度三學殊宗卓然大智合異為同惟師承之克協其志會二法門歸一大事發祥効瑞人天具依靈根不壞窣堵巍巍有大悲菴為律宗主錫辭樹碑昭示所祖

四明乾符寺觀主容公塔銘

四明乾符寺觀主大師諱普容字太虛俗姓茅氏世為餘姚人年十有四出家於里之興山又十有三年祝髮於杭之昭慶明年受具戒於明之開化依碧溪聞公於明之延慶杭之集慶者久之從石林介公歸延慶得止觀法門於桐溪濟公既歷四行雪岑海公為升座說偈因以主觀事乞何返興山於是乾符久廢新復半岩全公北溪謙公咸議以興造師為募施者建寺如其舊買田六百畝有畸與寺別籍作九品觀室居焉法席偶盛江湖道俗皆冀得師補其處避不就郡人福清州判官楊某為構精舍城東三里所白有司以聞于
朝有旨賜寺額曰慈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師黽勉受
命為買田三百畝有畸贍其衆而仍居乾符俄集淨業會于慈濟與衆別明日遂別士大夫常所往還者又明日示寂于所居之觀室春秋七十夏

四十四時延祐七年二月一日也某月某日奉全身塔于慈濟寺東南若干步所度弟子惟允法言等若干人法言既嗣住慈濟始狀其行事願刋之茲碑溍謹為之序曰師家故業儒詩禮之學厥有端緒今不言尊其教也粤自大雄唱滅殊師異旨莫適統一惟天台之傳為得其宗而學者或梏於章句有教無行師蓋病之是故一年修常坐二年修常行餘時則修半行半坐非行坐凡然其頂者三爇其臂者百閱七年而四三昧以具既又集同行修大悲期一年淨土期七年寓公處士慕而與之游輒為舉東林故事四衆從之為四十八願會者座下恒數十百人所著書惟圓修要義一卷而未嘗示有證入故人無得而稱焉歲大饑且疫為粥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闍維法歛送其死無所歸者今行中書左丞李公時為紹興路總管師為建普度會十

晝夜跋事若有歌謠聲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侯以旱告師為合同修六十人詣白衣觀世音像前肉香祈哀感瑞光如瓔珞兩三日乃止駙馬都尉瀋王謁補怛洛迦山道出四明膜拜執弟子禮請主如意輪期三七日尋獲異夢益申敬事此皆世之所共稱者也昔安定梁氏蓋入天台之室矣然於其行位猶曰不可得而知也矧以濬之蒙陋未始一登師之堂其有以異夫世之知師者乎謾次其畧贊揚萬一云爾銘曰

八教所詮曰一大事孰昧其依得語失義有偉大師玄珠密契爰即身心而指定慧法綱可裂行海無際一雲在空潤澤奇葩世出世樂平等不二侯王風天龍効瑞徒關應迹莫表階位勒文焯寶式告來裔

真如觀主壽公塔銘

錢唐真如觀主大師示寂後五年弟子慧炬始以狀求予銘其舍利之塔予退休之餘方掃除筆硯然以師道行之尊乃予夙所歆慕而慧炬又遣使馳書踰浙江而來何敢以荒落固辭按狀師諱正壽別號松壑族姓徐氏世之錢唐人父名某家故業儒師自髫齔之年厭處塵俗棄家學浮圖法於南天竺之崇恩演福寺某年從住山柳堂瑭權公法師得度為沙門誦經禮佛晝夜不輟平居食不過中脅不至席嚴持禁戒彌久益堅某年玉岡潤公法師來住是山師既聞妙教即立妙行道譽日廣遂陞居第一座為學者師座下恆數百人師隨機開示深談極辨未嘗少倦江湖道俗爭欲得師出世以主法會師之母某氏貧而有識每戒之曰慎勿以住院累我師亦恪遵母訓諸方以聘幣來者皆峻拒不納而於自行之功愈加精進行四三昧終而復始

雖寸陰弗棄有能以財物者輒均分於衆而以己所得贖禽魚之屬以放生衣鉢之外絶無長物某年鑿建真如觀堂於錢唐城北母亦隨喜盡出其匳具以資役費堂成奉安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於其中歲以季秋之月集十方行人修大悲懺三七日又别立普賢道場歲修法華三昧構重閣庋置金書大般若經銀書大智度論於其上而闢其下爲講堂以待來學師凡造佛像演經文主識期授戒法往往感天神侍坐天雨寳花靈光瑞相變化非一莫可殫紀至正二年春二月俄示微疾語其衆曰佛涅槃前一日我當去可爲我建淨土懺七晝夜以助西歸十三日沐浴更衣端坐達旦廣說觀心觀佛淨土法門以策勵學徒奄然而逝十四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十九日闍維啟龕視之顔貌如生手足柔軟既而於火輪中放金色光湍高數丈

衆共觀師生五色雲端凝然不動道燼中舌根不壞得舍利無數其徒相與謀而起塔於觀堂之　若干步師所度弟子得其法者曰德禹嗣主觀堂曰普曜住車溪廣福教院曰慧炬及宗勝英辯慧寧至道主居安等今同居天竺靈山寺行法華三昧以千日爲期云銘曰

衡台之教因言以傳惟真如師匪託空言以淨信心由解起行具四三昧圓修圓証摠持万法安住一乘乃發弘願接物利生天神降靈寶華現瑞感應之交靡容思議化期既畢駕言西歸萬目所睹真身在茲昔本非來今亦非去爲以銘詩式樹推慕

道行碑

大慶壽禪寺住持秋亭禪師亨公道行碑

有大比丘曰秋亭禪師諱

今天子命住持大都大慶壽禪寺其謝事而去迨今十有四年王公大人莫不高之學徒欽望其聲光接其辭氣而不可得今住持臣僧顒儀實師法嗣之上首謀立石以頌其德使覽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剌八都兒臣拜拜以爲言制可其奏事下本院命侍講學士臣溍撰文學士臣好文書丹别敕集賢侍講學士臣期頤篆題其額臣溍謹按師名洪亨順德之藁陽鎮孔氏子也家本業農而其父嗜讀書爲善士母仁慈而有賢行尤崇信釋氏之說一夕夢金像滿室明日而師以生師天稟迥異常兒自幼不茹葷飲酒每慨然懷出塵之想父母不欲違其志七歲即令出家禮本府開元寺須公爲師服勤左右朝夕匪懈性醇厚而言簡樸人未嘗見其喧譁戲笑年二

十得度受具徧游講肆微言奥旨無所不達躍單提直指乃向
上宗乘之捷徑遂至京師謁西雲禪師安公於大慶壽寺一見
輒加賞識命入室侍香師勤於咨決雖示以呵責略無動色西
雲大奇之傳衣而付法焉西雲唱滅師法兄北溪禪師延公嗣
領其衆首命師主城西之廣福寺居歲餘挈瓶錫南游襄漢江
淮間凡名山巨刹大善知識無不與之相叩擊而究其旨趣會
于大同還駐竹林寺未幾復歸休于慶壽尋以北谿命主彰村
之觀音院甫及五年四衆傾慕詣者坌集大殿丈室門廡咸爲
之一新北溪退席法兄曾雲禪師與公繼之命於第一代玄冥
禪師法座秉拂拈香開堂演法出世住持奉聖州之保寧寺甫
四年信嚮者愈衆曾雲逝而師以公舉補其處亦止四年小大
之務靡不盡心策厲其徒多成法器一日大書偈曰和南上

禮諸高德別請他人拯鈎舡書畢投偈于地芒鞋竹杖出門徑去衆皆大驚奔走求之不得或報師隱于文明門外一小院兩班執事率衆邀迎師不爲起再書偈曰策杖腰包歸去也再來不值一文錢衆莫知所爲乃相率白於宣政院遣客省使諭師挽留之仍詢以遠引之故師曰祖師有云三年不去五年不住此乃從上流傳之遺風客省使還院白其事皆歎曰去富而就貧真所謂高僧也太師右丞相秦王伯顏在中書亦遣官再三勸請度不可強乃聽其所之師遂歸隱于順德之開元寺足不出戶者踰十年顯儀旣被　上旨來補其處乃遣迎致神師於故所住觀音院以便晨省師年垂七十耳聰目明住世歷劫未易量也所度弟子勝喜勝寧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慶壽顯儀及永平開元住持某等若干人惟慶壽實四方禪師宗列刹之

首　朝廷嘗刻玉為印以賜之崇階顯位之所加後先相望
當路知師雅意謙退第奏請降　旨賜號某大禪師其高風
遠致槩可想見而臣濫起自衰退久竊寵榮顧何足以知師受
詔書辭無任媿懼其銘曰
巍巍人師祖道是承兼善三學實為一乘精求博訪玄機契
證皆同明海無異味推其自利用以利他靈奔川湊如客赴家
功成身退拂衣遠舉蟻聚鱗集如兒失毋四衆攀慕萬夫莫迴
迹有隱顯心非去來動也時行靜也時止出以濟物處以全己
龍象所舉人天　依鴻飛冥冥弋者奚為名之我隨上徹
當宁詞臣作頌清風千古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世譜

馬氏世譜

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罘思生而英邁有識量慨然以功業自期嘗縱觀山川形勢而樂臨洮土壤之豐厚遼主道宗咸雍間奉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就但請臨洮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洮之狄道和祿罘思生帖木爾越歌以軍功累官馬步軍指揮使為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稱之曰馬元帥因以為氏帖穆爾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遼亡失父母所在為金兵所掠遷之遼東久乃放還居靜州之天山泣血求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

耕稼畜牧貲累鉅萬好施與結交賢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
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逮事親何
顏事君乎終不起伯棠麻也里來生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
寧性魁懿兒時侍親側如成人飲食必後長者既壯姿貌魁傑
以志氣自負善騎射而知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不所不通豪
傑之士多樂從之遊食客常數十人或勸之仕輙應之曰幸有
以具甘旨夫復何求況昆弟皆蚤世我出孰與為養乎父有疾
粥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疾不可為而歿哀慟幾絕廬於墓側三
年毋亡執喪亦如之聞者皆曰篤孝君子也金主章宗時衛紹
王在藩邸召見禮賓之所陳備邊理民十餘事皆軍國之要務
悉奏行焉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王嗣位始
遍問于我

太祖皇帝信使之副難其人衛紹王曰習禮吉思忠信而多智
且善于辭令往必無辱及入見 上愛其談辯而觀其器宇
不凡稱歎久之因賜名曰也而添圖古捏漢言能士也暨再使
因留不遣使人風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屬將為虜留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答曰國之興亡係政善惡不係勢之强弱我國無
亂政爾何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
而不報則不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反道失身雖生何益
留之三旬知不可奪乃厚禮而歸之
太祖思其賢遣內臣乙里只持國書徵歲幣且招之使來衛紹
王欲遣之力辭貞祐末學挐家從金主宣宗南遷汴上再遣乙
里只諭旨曰寧與歲幣必得斯人宣宗幸和議之成强遣之涕
泣而言曰臣身猶草芥不足惜也苟利於國雖死不恨但以人

貲獻宜謀國之道哉遂輟不行尋擢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加
昭勇大將軍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以勞遷鳳翔府兵馬都總
管判官至則舉賢才修軍政興利除害境內稱治而嘉禾秀麥於
蓮同蒂之瑞並見民既蘇息乃立學以教之四方流寓之士多
歸焉元光二年秋諜報大軍將攻鳳翔行臺命清野以俟主帥
素與之不協乃減其從騎行三舍而與大軍前鋒遇於澮水戰
不利且戰且卻將入及城伏兵遮其歸路矢盡援絕人殊死戰
大軍圍之數重誘之曰我國閑公賢屢召不至今亟降是轉禍
為福之機也不聽乃射其馬使不能行覬卒降之又不聽而下
馬持短兵接戰將突而圍而出圍益密遂見執令軍士彀弓持
滿環　而脅之曰不降死矣又不聽彀者畢發矢集其身如蝟
罵不絕口而死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也麾下士不降而死

者數十人事聞宣宗命詞臣王鶚草制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
史謚忠愍敕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二廟賜額曰褒忠事見金史
宣宗本紀新史本紀雖不載而詳見于忠義傳金亡時其公族
近臣之家皆羈于汴之青城
太宗皇帝聞其忠義遣內臣撒吉思不花持黃旗撫問其家得
其三子俾入勤於和林
憲宗皇帝嘉之使備宿衛中統元年丞相線眞內侍蒙速速引
見
世祖皇帝於白馬甸上諭旨曰此也而添圖古捏之子乃父忠
於主朕今官其子安有不盡力如其父乎三子曰三達曰天民
曰月忽難一名貞字正臣三達湛倜儻多謀略累有戰功終于
中書左司郎中三子天下閭滅都失剌約實謀並居天山天民

山東諸路榷鹽使從伐宋以功佩金符爲太平江州等路達魯花赤二子輿刺罕楊子縣達魯花赤保祿賜魁偉沈毅語言辯給嘗爲湘陰州達暮花赤單騎往說左江反者悉降還同知南安路總管府事其文學政事有傳存焉輿刺罕子闊里奚斯易縣達魯花赤保祿賜子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今由監察御史遷中書省檢校官闊里奚斯子祖仁國子生靈壁縣主簿月忽難歷事

太宗

憲宗

世祖三朝終於禮部尚書有傳在國史茲故弗序月忽難十一子世忠常平倉轉運使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吏部尚書世敬通州達魯花赤斡沙納世靖皆不仕世祿中山府織染

提舉世吉綠州判官一榮瑞州路總管世臣大都平準庫提領餘三人皆早卒世昌四子瀾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即入道於王屋山禮下沙場鹽司令贈浙東道宣慰司都事淵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世旅子嗣在京倉某官世靖子岳難闍溪州達魯花赤世祿三子失里哈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繼祖大都宣課提舉也里哈不仕世吉子雅古世榮子必胡南同知興國路總管府事祝鐵富池茶監淵七子祖常進士第一人累官御史中丞仕最顯其行能嘗烈後之秉史筆者當爲立傳孫亦希序祖義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祖烈汝寧府知事天合祖孝祖常同年進士今爲某官祖信某場某官祖諫國子進士昭功萬戶府知事祖恭國子生禮四子祖中某副使祖尚鄉貢進士廣西廉訪司知事祖善進士河

東宣慰司經歷祖良淵三子祖元鄉貢進士市舶某提舉祖某
某路儒學教授赦清關子某夫里哈二子某祖憲國子進士吳
縣達魯花赤也里哈子蘇州刺哈栗陽縣主簿雅古四子某某
某某祝鎮子某祖仁子伯嘉訥祖常二子武子奎章閣學士院
典籤文子秘書監著作郎祖義子獻子國子進士含山縣達魯
花赤祖烈子惠子高郵府知事祖中子帖木爾鄉貢進士祖周
子明安荅爾某稅使開孫猶子鄉貢進士
史官黄溍曰古之得姓者或以國或以官或以王父字所取非
一馬氏自狄道而天山則以官爲氏者也黄昔臨川王安石爲
許氏世譜起唐虞歷兩漢至三國而其傳緒始顯馬氏之有姓
迨今僅二百餘年故予爲其世譜可得而詳焉然予觀許氏有
唐睢陽守遠抗節死難與恒州府君事正相類而臨川論載德

必百世祀獨上雅於伯表而歎其後世忠孝之良不得與夔皋
羆虎之徒𠍇出而馳焉嗚呼遠之不得共夔皋羆虎並馳所遭
之時異也恒州府君名鵑　上國數見羅致誠使知歷數之
有歸而審于去就翊扶興運紀功大常視夔皋羆虎尚何歉乎
膚備論之以著于篇

家傳

太傅文安忠憲王家傳

王諱柏鐵木爾其先出于西域哈兒魯氏世居海牙里高祖諱播不台當

太祖皇帝龍興之初首率其族屬從本部主阿爾思蘭可汗來覲于斡難怯魯憐之地　上撫慰之甚至命統本族軍從卓赤察合解兩太子掠漢地下桓昌諸州及豐勝雲內大同等城既班師而陳其勞績賞賚彌渥遂從

太祖親征大敗金兵于野狐嶺取宣德等城追擒兵金兵直抵居庸關功最諸將被　旨以本族軍由河西隴右入關陝所過布宣威德禁止殺掠衆皆悅服還師河南復被　旨西征至延安歿于軍曾祖諱阿達台從

憲宗代宋攻釣魚山而殁祖諱質理華台備宿衛於
太祖第二斡耳朵忽蘭皇后位下
世祖皇帝建都城立宮闕以勳臣子孫俾掌門衛克稱其職有
子二人長曰禿忽赤次即王之考諱曲樞幼失怙恃既長性沈
靜倜儻而無華事
裕宗未及剏邸遂爲
徽仁裕聖皇后宮臣以謹厚稱
仁宗七生七日選入侍于宮中而左右捕翼之其後從
仁宗時侍　母后之懷孟之邸中備殫其勞
武宗知其忠勤手書獎諭賜以宮人王氏爲佐
仁宗平内難迎
武宗即皇帝位尊

母后為皇太后立
仁宗爲皇太子論功拜平章政事行大司農領詹事院事未幾
除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
仁宗嗣位拜太保錄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大司農領太醫院
崇祥院翰林國史院與瑞監提調回回漢人司天臺事階自榮
祿大夫再遷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應國公任太保者十
有八年小心愼密謜謜然以愛君憂國爲心
仁宗特命推恩於其三代於是王之高祖贈宗仁廸慶功臣太
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祈連王謚莊穆曾祖諱純誠懋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祁連王謚康懿祖贈推誠保
德輔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祈連王謚忠靖
高祖妣伯顔忽都曾祖妣伯牙真祖妣穆忽理並追封祁連王

夫人仍勑集賢大學士郭松年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勒銘于

碑

仁宗嘗駐蹕和義門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兒之墓顧左右

曰朕嘗學蒙古文字於司徒於心不忘曲挃之功朕所嘉尚其

為治壽藏鄰于司徒之兆以表朕志辭不獲命即日相地發官

帑為伋竁穴植華表列翁仲如式甍遂定焉妣曰順國夫人撒

法里有子二人長伯都次即王母夫人方娠夢羽衣神人授以

大珠熀熀走掌中亟納于懷悸而遂悟王生有異質驚敏絶人

至元二十二年王甫四歲從太保事

仁宗每侍宴未嘗有童心日進膳羞必先主而後己尊卑之分

肅如也比長寡言笑威重不挠為同列所敬憚

仁宗春秋日富倚為腹心大德九年從之懷孟尋之雲中負羈

紲褻鞾冒雨雪凌厲阻衣不解帶脅不霑席自夜達旦未嘗輒去左右大保持大體以總綱維王則畫智畧以應機變而害侍以為安十一年

仁宗在懷孟聞國恤而內難將作夜半王遣舍密與之謀王對曰此事間不容髮正名舉義實在今日必先人有奪人之心可也遂決策北行質明王從太保簡車徒擐甲冑整部伍扈兩宮倍道疾驅既至京師直入禁中都人以為自天而下王父子與一二大臣佐

仁宗掃除姦宄廓清宮闈

武宗之入正大統王之功居多六月授王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重滔卿也尋賜以黃金為兩二百五十白金為兩五　中統鈔三萬貫留為太子

府正

仁宗諭之曰凡東宮騎從兵器環衛庶政汝悉統之有請有賜可否惟汝乃以上聞遠有常憲王職宮禁正已以律人同僚徹有所徇卯面折之不少貸胥吏羈服內外凜然

仁宗念其公忠聞陝西廉訪使郭公某有賢女實

順宗皇帝妃郭氏之兄子幼從姑氏長于宮中克有淑德遣近侍傳旨于妃之子

皇兄魏王以為王夫人至大二年王侍

仁宗至五臺山還京師十月拜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參知政事以陝西重鎮且東宮湯沐邑也詔諭行省凡川陝工民二總管府官屬工技妝圍等事稍鐵木爾悉總之仍賜璽書五給六乘傳凡事得以便宜施行者有所奏啟則馳上之王視事未期而境內大治三年十二月召除正奉大夫太子家令凡

周於浮屠乎　上遂不往有伶人奏樂忤旨命誅之王諫曰
法者天下之平也奏樂有忤而寘重典罪大於是者將何以處
之乎乃命杖遣之八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十
一月羣臣列侍于嘉禧殿　上謂王曰汝未凱事朕至今餘
三十年朕躬之安皆汝之力朕事之集皆汝之謀弼朕無隱
汝忠莫並汝勞莫多汝心汝績惟朕知之其以
睿宗皇帝孫鎮遠王也不　之[illegible]名失烈門者配汝以稱朕意
王再拜辭不允又命有司賜以甲第珠冠寶帶黃金千兩白金
萬兩中統鈔十萬貫尋降金虎符加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有指掌環衛官及禁廷庶政凡有所敷奏者必
先關白於王然後以聞王旦暮上側服食既御既即以賜之眷
遇雖隆王既就自持不矜不肆正色立朝未嘗阿諛以為容悅

蒙蔽以遂其私由是出入禁中者無敢不慎　上嘗宴文德殿甚歡近侍乘醉請尚方衣帶王奏曰　聖主一日萬幾宴樂宜有節令暬御之臣不能諫止復乘閒僥倖錫予不忠甚矣乞追還已賜之物以待有功　上改容謝之一日　上坐便殿問王曰求賢取士何法爲上王對曰今以歲勞用人何由得才古有科舉之法　先朝嘗欲舉行而未果今宜以時述祖訓以開賢路　上以爲然即命中書議行之皇慶元年十一月進階榮祿大夫二年二月兼大都屯田事十二月拜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尋復留爲大都留守兼職如故延祐三年五月拜中書平章政事仍領前所兼職王首言帝王大德睦族爲先親屬諸王遠戍邊境爲國屏翰廩餼匪頒雖有彝典願陛下間遣使賜之對衣法酒以勞問焉　上嘉歎久之即

御書藏委積工藝籍東宮具出納進退惟王是決毋聽
賜畫書如前王率職惟謹王之還自陝西也言致治之道
人為先臣在陝西見老儒郭松年有文章議論任風憲有能
聲令家居三十年矣其次若同寬甫賈文器侯伯正輩學問政
事皆有可采謹具姓名以聞上嘉納即遣使驛召至闕拜松年
為太子諭德尋升集賢大學士以寬甫為太子贊善文器伯正
並國子博士後皆有名詹事院臣請立左右衛王諫曰兄
為天子弟居東宮令中書樞密軍民之政莫大於是今復立
衛自岐而二必啟嫌隙惟熟慮之
仁宗默然稱善者再事遂止聞者歎服焉
仁宗嘗命宮臣理龍舟遊太液池供張已具王諫曰主上方勵
精為治奈何以此為樂乎萬一蕩漾跌虞如社稷何

仁宗嘉其言而止　皇太后聞之大喜厚賚以旌其直王大

四年二月

仁宗即皇帝位拜王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尋擢侍御史固辭　上不允諭之曰振紀綱達耳目惟卿是賴其勿辭王乃拜命即日以臺評劾右丞相鐵木迭兒素乏人望貪墨敢言　上可其奏而　皇太后不直之王扣頭陳世祖舊制所以彰善癉惡之意卒罷之王嘗盥手有軟帨在側者王問汝何官曰殿中侍御史王笑曰殿中與侍御執帨可乎其人慚悉不敢復出於是紀綱大振百司悚然先是議罷僧道官王力贊之僧道來謁者皆拒不納　上將以暮春之月幸香山寺王諫曰麥秀方滋千乘萬騎徒御雜遝不無蹂踐農民何望願陛下端拱穆清進大臣論治道以康四海不猶愈徼福遺

使分持衣酒以賜有　　旨令中書賜近侍以中統鈔爲貫五百餘萬王奏曰有功周不可以不賞然自陛下登大寶以來嘗頒賚矣況府庫之實皆出於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窮之用民將奚堪惟陛下仰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以保民爲務　上從之而止王奏回回不速兒麻氏僻在西陬未霑聖化其俗兄弟自爲婚姻敗常亂倫莫此爲甚乞嚴禁以正人倫厚風俗制可其奏下有司著爲令某年正旦會朝　　上命盡以内外進獻之物賜王辭曰臣以微才叨居政府大懼無以稱塞茲又加以重賚何以克堪願以所賜之物悉與四怯薛番直司門者以旌其勞　　上嘉其廉而衆懷其惠留守崇往還上京例張燕宴爲費不訾王一切奏罷之集賢大學士大慈都以其弟入見獻水獺毯一　　上命賜中統鈔伍伯錠王諫曰一毯之微酬以

重賜四方來貢何以繼乎 上笑而卻之某年時巡上京欲
以初秋迴鑾王諫曰
世祖往還歲有定制判令禾稼在野乘輿所經民將廢業願陛
下法舊制以惠斯民幸甚 上然之遂改以八月有 旨以
王長子完者篤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辭曰臣父子
無分寸勞忝竊非據況翰林地親職重當用名儒宿望臣男完
者篤年僅弱冠臣在中書未能佐陛下任賢使能而先錄用其
子何以訓百官乎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別加任使
卿勿名辭完者篤雖拜命王終不敢令其視事王嘗侍立於便
殿有弄臣用言戲之 上微哂王正容而進曰臣身居廊廟
豈嬖倖之所敢戲臣受侮非所恤恐貽笑天下耳
上敕命左右逐其人出之四年八月 上諭王曰昔我

大祖皇帝肇造區夏大建宗室以為藩屏剖符裂土錫以王爵所以培養元氣敦叙彝倫也近聞其子孫嗣襲多不以序得非翰林日修職其事者以私亂法乎朕念之久矣今命汝掌翰林以釐正之遂拜學士承旨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兼職如故王稽圖刊別本支序定如舊制國族大服　上聞之喜曰朕固知非此人不能辦也中書左丞相哈散與王同侍　上於寶慈殿哈撒奏及乃者財用空虛並由賞賚之濫請自今一切毋與王曰賞有功罰有罪國之大柄若皆不與功何以勸但辨之當審不可濫耳　上然之六年八月加領章佩監事十一月加提調崇祥院事冬至日　上坐文德殿太史進授時曆王執曆指至元紀年曰

世祖混一區宇開太平無疆之基在位三十餘年政治之盛真

後世福次指大德紀年曰
成宗初政清明中遘末疾遂不復振次指至大紀元曰
武宗銳意中興惜乎天不加年次指皇慶紀元至是年曰今八
年矣　上曰延祐之治如何王懷曆對曰治否在後人議耳
上曰卿意深矣君臣當共勉之七年正月
仁宗崩王哀慟幾絕伏倚廬晝夜臨闕四十餘日未嘗少閒
英宗遣近侍慰之曰卿悲痛極矣縱不顧身獨不念朕乎朕之
倚卿尤甚于
先帝也命送歸于里第日遣問焉
英宗踐祚之明日御大明殿大臣貴戚皆列侍　詔王而諭之
曰　先帝嘗囑卿於朕曰柏鐵木爾自幼事我終始于一捐
軀盡瘁無有能先之者我非斯人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汝其

毋忘吾志言猶在耳朕不悉道並用揚于大廷俾衆知之遂以
所服珍珠七寶頂帽及御衣賜之曰 先帝以卿付朕卿不
負 先帝肯負朕乎凡朝政之得失其直言毋隱王受命感
泣 對曰臣不朕事 先帝幸無大譴今 陛下上繼
先志曲垂眷注臣敢不竭犬馬之力臣竊以爲聖君之初政左
右前後宜去邪任賢使聰明四達天下之幸也上曰然四月復
除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職如故王自是奮發盡言無
所迴撓而羣小有不堪者矣因搆誣言浸潤日甚
英宗始不之信後乃惑之待遇益疎王不爲變 上亦尋悔
曰久不見柏鐵穆爾矣在廷忠厚老成之士未嘗有言其非者
殆羣小之言蠱我耶朕不逮 先帝之明遠矣復召見厚禮
之命仍掌環衛王見言既不用而姦寵者忌衆遂退隱于雲山

之北

英宗廟　晉王入踐大位泰定元年召王復爲留守王以疾辭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薨于上都西門里第年四十有五有旨賻以中統鈔二千錠給驛護送還大都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宛平縣先塋之次王偉頷美髯自結髮至强仕終始于一不爲利誘不爲威惕不好貨殖不貪祿位公不避怨私售恩聖眷雖隆未嘗自溢知無不言言必以正初

明宗之西行也興聖諸臣定謀禁中王默言於

仁宗曰兄弟相讓古所罕見既盡美於前矣今議傳次循先兄而後己庶全

聖德于以正前人之緒絶他日之禍唯陛下察之時雖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純直暨

明宗入辭王復奏留燕餞而後行道途安積百爾所須皆爲之

豫備

明宗問諸左右知王所為大駕南還中道詢其子孫追念不置有宗王久鎮北邊以疑似召至京師王奏皇屬至親且有功何可以無稽之言而廢之　上悟尋遣還鎮又有以罪誣王行樞密院事者或告其掊克軍餉　上怒將置諸法王奏國初其人父子數立大功今在邊陲馭車有法遠人畏之奈何自撤藩屏　上即命釋之後遣其子齎重寶為謝王斥去不與語初作西宮卒從服役者數千人廩食不繼有一卒至宮門丐食以闌入為衛士所執　上命王訊之王奏曰卒雖可罪而實以飢故情有可矜乃貰其罪并餘卒悉放還營仍著令隸者以歲更而給其衣糧宿衛闍人按籍輪直而官無廩給王為奏增冬衣日餼自是免於飢寒之苦相率繪王像而祠焉故平章政

事趙公世延爲中執法時嘗與　右丞相鐵木迭兒會英宗在諒闇中復出據相位逆　大獄以肆報復趙公以王力救而免王未嘗與人言及王薨趙公致奠甚哀人始知之其知國體識時務陳善閉邪爲世所稱道者如此至于謀猷之大集衆之良左右密勿則有非衆人所得而聞矣施夫皇慶延祐之治則君臣一體明良際會王平昔所以格君之心者可知也太保之屬疾也王治湯藥時寢與不少懈及疾不可爲治喪尤謹族人欲守本俗王不可曰罔極之恩既以無報今居乎中國猶不可行先王之禮乎不然是不以禮待吾親也躬衰絰居倚廬哭擗以節薦奠以時後居内憂亦如之遂世守爲家範則王所以盡爲人子之道者可知也不亦忠孝兩全矣乎蓋王天性超邁德量恢弘故其所守所行有不待强學而自與古人暗合者

宜乎光輔　累朝　世祿克著令名於當時也且我朝大
統幾傾而復正者皆
仁宗之力一二肇謀其事之臣與王之功豈在攻城野戰建事
立功者之下乎王次男鑒子以才行歷官華要綽有能聲徽閲
朝著
今上皇帝追念其先烈始詔中書議王父子恤典同日五制並
下王之考大保應國公贈推忠翊運保寧一德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謚忠惠妣順國夫人追封廣陽
王夫人王贈宣忠濟美協誠正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文安王謚忠憲王妻魯國夫人追封文安王夫人薊
國太夫人封文安王夫人
太皇太后亦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贊王畫像至正元年上復特

勅玄制為王神道碑銘俾翰林學士承旨巎巎中書左丞許有壬書篆以賜其家於是距王之甍已十有六年矣君子是以知王父子積累也厚有 昌其祚消至於事久論定而天道之昭昭有不可掩遏者矣忠惠王之兄充忽亦未任而卒後以子貴贈純誠保德濟美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成王謚忠簡先是莊愍 從太祖攻居庸關有功遂以所統哈兒魯軍世守居庸之北口仁宗特命升其萬戶府為隆鎮衛降銀章金虎符以忠惠王為都指揮使忠惠王以身居保傅力辭乃以忠簡王之子家家為指揮而世襲其職王之 伯都由翰林學士三遷遷授中書平章政事擢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沒贈克勤智義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趙國

公謚安肅王初娶唐兀氏奴倫某達魯花赤伯家奴之女由魯國夫人追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再娶郭氏
仁宗命以為配由齊國太夫人特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守節教子人稱其賢三娶鎮遠王之女失烈門亦
仁宗所命前卒子男三人長完者篤唐兀氏夫人出由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遷秘書卿次道童王故所娶高麗氏子今右藏庫提點次鑾郭太夫人出今為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謚恭明敏好學篤行事母以孝閑居官以廉稱娶乃蠻氏奴罕辛綏高昌氏答兒麻失里並封范陽郡夫人女三人長哈禿納適鎮遠王之子斡失帖木兒卒次金剛奴適崇福司少卿答兒麻失禮次八寶適衛王寬徹班孫男四人惟王有傳在太史氏然所書皆關於 國家之大事而微言細行有不勝

書者且藏于秘宇閣者有禁令做昔人家傳之法采輯行狀神
道碑撰次如右庶幾百世之下有所鑒觀而思濟其美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閶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疾醫不能療則刲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它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效莫知所爲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劃焉而開若啟半扉晝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合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士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爲之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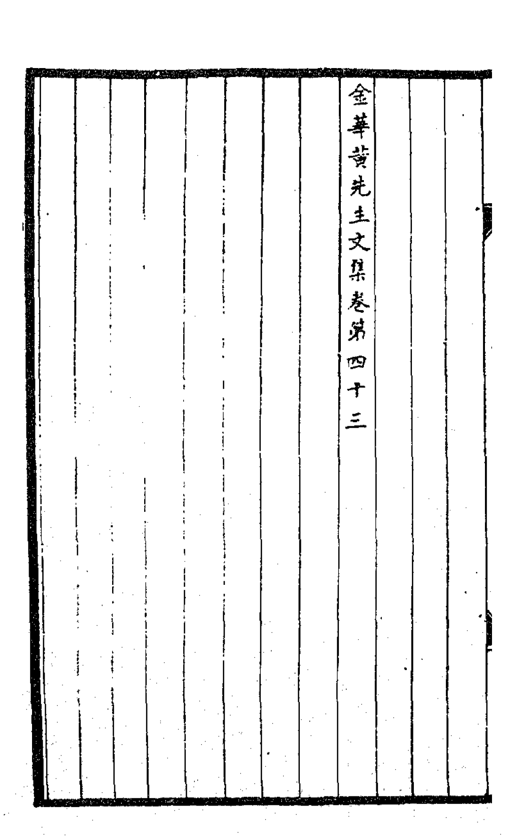
金華黃溍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于

史者往往務旌奇以勸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詵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耻躬不遠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寵在宋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爲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晬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節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爲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閩有司上其事于

中書用沕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金華黄溍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
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
掇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為之引重惡能彰
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名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
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金華黄先生行狀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黄氏黄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還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己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絡祖絡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廸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垕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

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始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閾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追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者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絶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

官七年舉憲吏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
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强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
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然有古風特寘
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
為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緩之末第奉上旨賜同
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
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甯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
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閲
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
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
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絶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海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褘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

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煕慶軍節度掌書記國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充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璩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甯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户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横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

兵捕鹽販者急逐沉鹽於河師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鬬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爲尤難居是居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

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莅是役樽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撲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甯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於良民家乃自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閫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導逮捕餘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特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年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

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
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
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
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恐其無禮逐
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修會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
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
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
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啟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
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
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
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
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

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虛座以
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
稱其清風高節如氷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
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
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
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覬得
片言爲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絶物先生諭曰公
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
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臨强仕之年即獨榻於外
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
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眞無町距不
事矯飾以爲容悦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韜物或弦急霆

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照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禮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册誥令及勲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内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絶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弆之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厖常文辭溫醕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

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
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任五朝晚乃入侍
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嶷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
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鍧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
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衰而謝事暨
群公力薦起之幾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
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
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
法當錫謚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
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致古書法
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撫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
門人金華宋濂狀

曩在都門從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仙居
張儉存刊刪本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碑狀謚
議於第七卷亦尤乖剌不倫頃於吳門黃孝廉蕘
圃所見元槧全本黃先生集手人主矣紙墨字精甚
始快然莫逆於心也攷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
書有日損齋初稿二十卷續稿二十卷義烏志七
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稿
三續稿一至廿六題曰日損齋之名其爲是完
將但閱續稿十一至十八究至三十耳貢師泰序

緝初藁臨川危素編次續藁門人王宋二生編
次跋云王宋二生即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
川危素字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
抗行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黃序云廿八卷蓋非稿者
說殘痕遠宛然六必三十之語并初續藁唐三十三卷
耳　癸丑九月十有五日　竹汀居士錢大昕識